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意原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監生臣謝振宇

論語意原卷三

宋 鄭汝諧 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曰野人曰君子蓋當時之人其言如此是時文過於質人亦不知其為過也自謂前人為質朴今人為彬

彬欲從先進所以矯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陳蔡之厄諸弟子為死生患難之所怵迫多有喪其所守者是以有不及門之歎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夫子嘗有是言記言者類於此本不與上文相蒙也

四科十哲後世之論非謂門人之賢止於如此或者

因侍側而及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之孝或信於其家未必信於人若閔子則內外皆

信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從大夫之後猶言在大夫之列後謙辭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哭之而慟情性之正也厚葬不可義理之正也顔路之於回其屬則父子也夫子之於回其義亦父子也予不得視猶子歎厚葬非回之意且以譏顔路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欲知臨祭祀交鬼神之義與夫遇患難處死之道所問亦未為過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於易嘗言之矣乃不對子路之問何也蓋夫子之設教也即顯

以見微未嘗示人以其微也即粗以求精未嘗示人以其精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告人以事鬼神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告人以其死也豈子路未之聞歟抑聞之而未之思歟程子曰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此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表裏之符不可掩也子樂下少一曰字戒之也剛強者死之徒由之行行固有不得其死之理然亦以人事驗之孔悝專衛輙之政而由也為之臣蒯聵在外必欲求入以由之勇不遇亂則已亂則必死矣蒯聵刼孔悝夫子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聖人之言蓋驗言此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書公孫于齊左氏載公居於長府伐季氏既而弗克如墓謀公遂奔終於乾侯今魯人為長府豈定哀之時以先君謀伐之所而再為之乎抑季氏惡昭公之所居而欲更造乎是不可得而知也若止謂傷民費財欲仍舊貫凡人皆能言之不必閔子而夫子亦不稱之如是之美也必有深意存焉不敢強為之說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夏之論交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於人何所不容子夏之失在於淺狹子張之失在於意廣或過或不及皆非中也非中則其失均也謝氏曰楊墨之學意其源流出於二子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旅泰山不能救之不以禮事其上也用田賦不能止之不以政事其上也周公天子之宰也一陪臣之富如之則聚財於私室亦甚矣求孔門之徒也豈嘗為聚斂之學哉蓋學於利禄不知不可則止之義雖其主之聚斂亦為之宣力而不辭也鳴鼓攻之非特以罪冉有亦使學者知義利之别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其心雖無偽必有固而不通者曾參三省吾身至於任重而道遠皆自魯而得之子張堂堂而辟由也行行而喭辟迂而過也喭易其言也四子皆失之偏偏去則空空則無所倚著回也其庶於此乎曰屢空猶有所未空與不遠復之意同若子貢之失在於不受命命猶䖍子曰命之矣謂賜於夫子之賜命猶未能受徒聚聞見以

為已得聚之多如貨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不中也此皆極諸子之失而警悟之參之魯賜之億度乃初學之事一貫之理皆以語之蓋二人已忌其初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紫注疏此兩節亦合為一章

子張好為苟難而失之過故以踐跡告之迹者循是以進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若曰三

百三千皆迹也欲舍是而徑造其奥皆狂者之所為也色莊者不踐履其實也君子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與君子乎抑與色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事已中理不暇禀命必曰有父兄在不幾於固乎事有可疑不可不禀命必曰聞斯行之不幾於專乎二者之對若失之偏其偏也乃所以矯二子之偏也子路不患其固而患其專冉求不患其專而患其固抑其所過勉其不及聖人之善教也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非相失而適在後若奔而殿所以擁護夫子而觀

其死生也使夫子誠害於匡人顔子亦死之乎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况回之於夫子乎然謂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顔子也葢匡人之欲加害者止在夫子而不在顔子故顔子之死生得自爲之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言足以折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皆佞也非德言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皆言其才也才有分量用之則窮若曾晳者非無可為之才也舍是而不言而乃優游於聖門之中寓志趣於高遠之地其氣象蓋帝王之世泰和中人物也晳之失在狂未必盡窺聖

人之闇與然其所養與三子絶異是以深與之子路勃然矜其所長行行之發見也冉求以禮樂俟君子公西赤不以為能願學焉其言遜其氣平異於由之可哂視曾晳之鼔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固有間矣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皆曾晳之問上各少一曰字安見方六七十以下宗廟會同以下皆夫子之對上亦各少一曰字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力勝之之謂克中於理之謂禮人之一身私欲易熾惟用力克去之則無一不中乎理復者反其初也仁者吾心之天本然之德也用力既到一日而覺則天下皆在吾仁之中矣曰克已曰由已已雖同而由克

之義異己者我也私欲生於我爲仁亦在於我潤下水也覆溺亦水也燔炙火也燎原亦火也潤下燔炙水火之正性覆溺燎原非其正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行之亦克已復禮之異名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恕之驗也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未然

之前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而後有此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其言之也易其蓄之也不深必不能用力於仁也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及之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兄桓魋也故多憂懼此言雖為牛設然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生死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得之所聞無可訾者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雖能恭敬安能使四海之内皆

為兄弟乎此言幾於二本學者察之

子張問仁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焉可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產亂皆譖愬者之為也消之於未

萌析之於方來非遠而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道有經有權夫子之設教經而已矣至於權一時之輕重而求通焉此則存乎人之善用其言爾兵食必不可去而視信為可去欲人以死守信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嫂溺援之以手皆言權也權而合宜無害

於經蓋於夫子之教而求通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之言以矯當時文勝之弊子貢之言以救棘子成一偏之失質之不可以無文猶文之不可無質故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必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韡無文也然則夫子之從先進與子成之言奚以異乎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為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為君子也棘子成一偏之言異乎夫子之言也質猶文也之下疑有闕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自初稅畝已行什二之法矣年饑不足而敎子徹無乃太迂乎古者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也上無兵也以民無兵也車乘民所出也芻粟民所供也板幹力役皆民所爲也上能寛其賦斂則民得其生無曠土無閒民出力以供其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恤其困而厚取之則室家離矣田萊荒矣下無以供上而上之所取者愈悉是猶鑿垣之址而培其高以是而求足何自而能足乎善富國者務藏

于民未有民富而其上貧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德者本心之正理惑者私心之妄見二者東西之相反子張之問既欲崇正理又欲去妄見其問亦切矣無乃堂堂之失於此有覺乎主忠信所守者誠實也徙義舍非從是也所存若是德何自而不崇好惡私

情也死生天命也以在我之私情妄意在人之天命其惑莫甚焉富益也誠不見其分毫之益秖以爲異爾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中景公之大病也陳氏厚施而民歸之齊君擁虛器爾君不君臣不臣也景公夫

人生子未冠而死庶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其後陽生入齊荼見弒於陳乞父不父子不子也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景公徒善其言終不能用此所以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路囿於夫子之言者三夫子皆隨其失誨之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而遽喜夫子誨之曰無所取材一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路遂以不忮不求之語為終身之誦夫子誨之曰何足以臧二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而不敢宿諾深何晏注宿豫也恐臨時多故故不敢豫諾此蓋本其說夫子誨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三也子路於力行則勇矣於自得則未也得聖人之言

而不得其所以言由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在我者誠行之以忠臨民者信子張之色莊必未足於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視人之善猶巳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巳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小人蓋反是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三問對以子帥以正又對以茍子之不欲又對以子為政焉用殺此三子守不可不玩味也季氏專魯久矣凡魯之民莫不畏其威禀其令子患不正

爾子正則其誰不從子患不寡欲爾子寡欲則其誰為盜子為政何用殺也子欲善而民皆善矣魯之民惟子是視事半於他人而功必倍之惟季氏為然也奪嫡子之位而上僭於魯果帥以正乎富於周公而用田賦果能不欲乎無故伐邾而囚其君果能不殺而為善乎皆所以警其失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行而人莫不信達也名譽昭著於時聞也夫有其實
者必有其名聞亦無害於達也何以深非之蓋子張
之所謂聞者以求名之心先之也苟惟有心於名必
至務外而忘内遠道以干譽非所謂達也惟能誠實
而合於義如人而守之以謙則無往而不達既達而

聞隨之亦無惡於聞矣此夫子意也文辭之所不及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遲急於功利能以三者為問必自覺其非矣故善之

遲與冉求俱臣於季氏齊師伐魯季孫禦之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

用命焉師不踰溝遲請三刻踰之衆從之魯師敗而奔夫不以季氏為非而事之急於得也力弱而欲用命遑其忿也即此觀之則工於責人恕於責已亦遲之失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逺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仁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其理甚明遲之未達何也遲謂仁智一體也愛人則無所擇知人未免於擇焉二者吾不相為用也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也直遲又意夫子止言智而不及仁是以問於子夏子夏本夫子之意推明之然後遲之惑觧聖人之於小人非欲絶之也化之而已殛鯀放驩兜非聖人之本心既以為難又以為畏蓋未免於傷吾仁也

舜選於衆而舉臯陶臯陶用而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而舉伊尹伊尹用而不仁者遠遠非舜湯遠之也仁者在上不仁者自無所容其莘而化也皆若遠去也選衆而舉賢智也舉賢而使不賢者化仁也仁智異名而同歸此子夏所謂富哉之言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為未足而請益焉勇之過也勇於有為其退必速故以無倦告之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德足以化乎人所務者在持大體而已

子路曰衛君待之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夫子為衛國之政若何而正其名輙之立非先君之命舉國以歸於父可也委國而逃焉亦可也請命於天子方伯而立公子郢亦足全父子之分也今乃據

國而拒其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子路謂輒已爲君矣安有棄其國之理故以正名爲迂也夫名之不正極其至使民無所措手足子路欲舍正名而爲政將立事乎興禮樂乎清刑罰乎其名之不正是數者皆不可以爲也野言其鄙也惟其智識之鄙故於其所不知不能闕疑而爲是苟且之言也言之苟則無所不苟子路事輒不去卒罹其難皆生於苟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異端之學必有源流樊遲請學稼圃即許行君民並耕之學也行之學自謂出於神農夫子之時其説雖未熾樊遲得之亦以為神農之學故欲學稼學圃而不厲民以自養也不然則士而不仕欲躬稼圃之事亦未為過聖人不應深斥之而亦不必及於上好信

好義好禮也孟子得信義禮之説而推明之曰勞心治人又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小人哉樊遲也即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衛出公以父子之難而出奔魯哀公以三桓之難而終於越因其為兄弟之國故歎其衰亂亦不相遠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干戈相尋生齒凋喪惟衛之民稍衆故喜之也夫子徃反適衛者五豈以其國猶庶且富可以有為乎靈公卒不用之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者大體舉也成者政教行而民俗變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古有此語所以申言之葢有意也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殆無虛月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二百餘年矣有王者作能朝諸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

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為之非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歎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未有反古之日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與上意同世繼世也周自文至武於成康而後刑措其事可睹也

子曰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定公之問夫子之對皆有深意三桓之僭至定公之時極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欲得一言可以興邦故問焉夫子知其意惟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易惟幾近則有之夫三桓之專非一朝一夕之故民其民也國其國也一旦而欲決去之亦難矣人有常言皆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兢業以持之深密以謀之審度以行之此近於可以興邦也定公又以喪邦為慮復以一言為

問夫為君者有言焉則樂人之從已如其善而人從之固善也不善之謀必人之我從其亦近於可以喪邦也委曲致意深而不泄所以存全定公也至哀公不勝其忿欲以諸侯而去三桓遂奔於越夫子之言驗於此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於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循理為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為直者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賜之言語足以專對未必能不辱君命故因其問士而告之今之從政何如蓋有所指而言也若泛言

之不應皆目之為斗筲之人矣小人哉或曰人當為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苟中於理不以南人而廢其言也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易之言也凡易之言於吉凶者占焉若無常之取

蓋不必占而可知再加以子曰以別易之言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闇然媚於世或皆好之特立獨行或皆惡之曰鄉人衆辭也衆之好惡特未定也惟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其人必善類也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必不入

於惡也聖人察人之善惡如是其審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情切至也偲偲交相勉也怡怡和樂也兄弟非不切偲以和樂為主朋友非不和樂以切偲為主以待朋友者施之兄弟則傷愛以處兄弟者施之朋友則非忠是以別白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謝氏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不然則棄之之

道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夫子於狂者之過則抑而就之於狷者之不及則挽而進之原憲甘心貧賤固知恥矣猶以恥為問將以求正於夫子也夫子知其必不仕於無道之邦故以邦有道無道並言之使之知所用舍不於有道之邦而為憤世之行也當世之士不擇其有道無道而皆

食其禄是則誠可恥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勝心也伐矜心也怨忿心也欲貪心也四者皆為仁之病也能知其為病而不行固亦難矣然仁之本體則未之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邦雖無道苟有言責守死盡言可也在我有不必言言之而無所補君子當遜其言焉遜非諛說詭隨之謂不詐直以取禍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恃勢力以求勝於人人不可勝乃至於喪其身躬耕稼以利乎人不自求利乃至於有天下南宫适之所見如此故以為問夫子不答當時辭色之閒已黙予之矣又慮此意之未明故於适之出稱其為尚德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勿能誨乎

成人之美者不當徇其私情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鄭介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鄭之被二國之兵者不知幾年矣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産為卿又十年授子産以政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鄭未嘗有晉楚之師當是之時一辭命之不善而彊國之師已壓境矣子産用是三人者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既成而子産潤色之故能交鄰事大解紛息

畧辭之不可已如是是以深與之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産作田賦鑄刑書當時亦譏之然其為政也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子明其用心在於愛民而已故曰惠人也所謂猶衆人之毋能食之不能教之其夫子之微意乎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衆子西馬融注亦云鄭大夫）或人因夫子言鄭子多賢故以子産子西為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子

西敓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之禍不儆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子産之政固有間矣彼哉彼哉若曰未可與子産同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奪邑不當其罪而能不怨則受奪者為賢奪邑而當其罪能使人不怨則奪之者為賢曰人也猶言如此人亦可也謂其合人心之公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樂天之事富而無驕自守者能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臧武仲以智稱作虚器祀爰居其智未能窮理而不惑也孟公綽以不欲稱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其不欲未能推以及物也卞莊子以勇稱觀刺虎之事非仁者之勇也冉求以藝稱觀聚斂之事非有德之藝也

夫子樂於成人之善不欲言其所不足也惟曰文之以禮樂禮品節也樂和順也兼四子之所長有所品節而合於和順亦可以為成人矣亦之為言非其至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皆子路之所長也以何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子路之客氣未能消除其為勇也激之則發聞

夫子稱顔子之行藏則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今稱四子而不及子路故勃然而言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聞夫子之答以示不與之之意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文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之請其辭甚遜當時未有言其非者夫子正其要君之罪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橫渠曰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此語極有意味夫桓文之霸非有意於尊周室也特假是以號令諸侯耳孟子察見其用心故每每非之夫子忠厚之心不欲正言其失惟微示其意若曰齊晉之事不甚相遠也但文公行之以婉齊桓行之以直爾台王河

陽責楚不貢此特一事也餘皆類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死固人之所難然不貴於必死也義所當死君子死

之可以無死死則傷勇召忽之死匹夫匹婦之諒也子路之意以名忽之死為仁管仲不死為未仁夫子對以如其仁如其仁謂召忽不如管仲之仁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國為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繫

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弟而糾兄仲之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乃仲不同世之讐也必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王珪魏徵之從太宗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聞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夫子適衛者五常有眷眷之意亦以靈公雖無道而用人各當其才庶幾可與有為也喪失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魯無王命亦可討乎曰弑君之賊夫人得討之也討之而後請命於天子方伯亦可也或謂夫子之意在於警三子也夫請討固所以警三子也謂止欲警三子而意不在於討則不可也是時夫子已不仕於魯矣以嘗為大夫而食其禄是以雖去位不忘憂國之心後世為身謀者諉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不解聖人之言且不識聖人之心也程子曰左氏載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蓋孔子之餘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人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一物一事皆具上下之理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以為己之心先之成己所以成物也以為人之心先之務外必至忘内也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為能也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為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先事而測之之謂逆以意而度之之謂億皆智之鑿也人之欺已世固有之必曰不逆不億而受之亦幾於愚矣惟先覺乃賢也先覺者智之行乎所無事也

微生畆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德不報非義也以德報怨非誠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大道為公天人一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天知之人亦知之大道既隱天人相違求合於人者必違於天求合於天者必違於人不怨天不尤人知天人之相違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與天為一也夫既與天為一矣是宜人之不我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一時之言不可攷其人也横渠曰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何病於此也一夫之不得其所一事之累吾仁

堯舜之所憂也三苗逆命未免徂征堯舜豈不以為

病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夫子之故人也母死而歌其諸以禮為小謹乎

踞見夫子挾故也以賊斥之而又以杖叩之亦以其為故人而誨之且謹亂世之源也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而已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虎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叩其脛使斂其夷踞之狀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意原卷三

論語意原卷四

宋　鄭汝諧　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靈公誠有意於用夫子雖問陳可以對也必其禮貌辭色已無用之之意是以因問陳而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貫之理惟語曾子子貢而已語曾子者其辭簡語

子貢者其辭詳曾子聞之而默會子貢聞之而致疑

二子之所得可見於此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合在窮斯濫矣之下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務外者也故於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寡尤寡悔告之淺也忠信篤敬告之深也子張之學亦

少進矣不然不能書諸紳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名之曰直止於直而已名之曰君子非有所偏也天下之理未有獨立而無對者故有屈必有伸有闔必有闢然後通行而無弊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亦可卷而懷之以其非偏也史魚直則直矣雖欲卷而懷之而不可得以其倚於偏也史魚之死猶以屍

諫況於生乎其直可取語道則未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可以死可以無死惟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荀息子路是也惟仁人之心天理昭融見之之明處之之審其死也必可成吾仁也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回所問者爲邦乃告以四代之禮樂回可爲帝王之佐也誠使回得帝王而佐之正朔必用夏之時輅冕必用商周之制樂舞必用帝舜之韶果能爲虞夏爲商周乎使虞夏商周之治不出於此則帝王之盛甚

易爲夫人皆能爲之何必回也此在學者深求其意可也夫子自謂用舍行藏與回無間回之可爲帝王之事業固有素藴不必告也告以四代禮樂之文蓋以是立萬世之則所以爲帝王之盛者不止此也夫樂以象一代之治也英章濩武未始相沿必取韶舞者以是明禮樂之正且明商周之不得已也商周以子丑爲正不若夏之建寅協於天時爲正也周以象章金玉爲輅不若商之木輅甚簡而質爲正也夏商

之冕未備不若周之五冕皆有等殺爲正也大武之樂發揚蹈厲總干而山立一成而滅商再成而南國是疆惟舜之樂舞無非揖遜之容韶其正也武其變也正者德之盛萬世可法也變者不得已有湯武之志則可也横渠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大寒而索衣裘近憂也所以有是近憂生於未寒而慮之不遠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臧文仲當時以賢稱他人不足責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先儒云以責人之心而責己以責己之心而責人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急遽無所處之辭也夫子未嘗為是言事至於此無所用其力也起福於未形消禍於未萌其聖人用智之所乎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論君子之立事也義者宜也謂合於人心當於物

理也必以是為質幹然後品節其輕重高下以行之雍容遜順以出之純篤誠實以終之不動則已動則有成非君子而何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疑於爭敬以直内故不爭羣疑於黨義以方外故

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欲不以人所不欲者而加諸人則曰非爾所及子貢方人則曰我則不暇子貢之初年必不足於恕不恕則物我為二焉可以入道及以一言終身可行為問必已領其要矣晚年之所得其基於此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思古之詩也周衰之時不復見此道惟從事於毀譽夫子以身明之曰吾之於人未嘗有毀譽也如有所譽者非過情之譽也皆有所試也是道也即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以斯民為言見古者習俗之皆然且歎後世之在上者曾古者斯民之不若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横渠曰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渫包咸注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以喻闕文以待知者 横渠之說蓋本此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知覺故能擴充是道道本無為非能擴充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者吾心之明也仁者吾心之誠也明足以見之誠不足以守之雖得而必失也能見能守而臨民不莊是雖得於中而無以嚴於外則不足起人之敬矣三者備矣有所施為而不中節雖未至大失亦不可為盡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如滄溟焉無所不容可以大受也測之而益深

不可小知也小人如潢潦焉置舟則膠不可大受也深不過尋丈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凡民也智不足以有明力不足以有行其於為仁則逡巡退縮若有所畏蓋甚於水火也夫水能溺火能焚蹈之則死必逡巡退縮焉可也蹈仁不至於死何所畏而不為乎所以深曉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方其未覺必資於師及其既覺覺無先後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謂正而不變也不變則幾於諒矣其不可為諒者

貞守正也諒硜硜也惟其近似是以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者辭甚約而理無不該後世辭甚富而去道愈遠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堯舜之鰥寡無虐不廢困窮三王之泣辜祝網政必先四者皆此心之用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以一顓臾而與冉求辨論反覆幾三百言蓋有深意也立國以屏翰王室為之附庸以屏翰諸侯上下相維持之勢固然也周之先王封顓臾於東蒙山之下使之主祭祀蓋為魯之附庸也三家之強各分魯國以為已有顓臾在邦域之中魯所藉以為助也季氏

又將併顓臾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顓臾存則魯存顓臾亡則魯亡是顓臾為魯社稷之臣由求不知此意夫子知之而力爭之非存顓臾也蓋存魯也非折由求也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聞季氏之伐顓臾無乃夫子得行其言與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

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葢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季氏之不臣夫子洞見其必然不欲斥言之惟喻之以理懼之以勢而深折其欲為之心爾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在亡上下之分而至于不均也不患財之乏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于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此喻之以理也謂顓臾近于費而或為子孫之憂乎季氏子孫之憂蓋不在顓臾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奪之大夫僭諸侯則陪臣奪之勢之所必至

也季氏之僭魯甚矣陽虎公山不狃相繼以畔豈在於顓臾葢在蕭牆之內爾此懼之以勢也夫子存魯之心切切如此宜深味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諸侯而專天子之政諸侯非不强也而乃失之于

大夫以大夫而專諸侯之政大夫非不强也而乃失之於陪臣始之奪也以力終之失也以理力無常也理必至也力之衆者其失也遲力之寡者其失也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遂專宣公之政至定公之時五世矣自季文子逐公子遂至武子專魯國之政歷悼平桓㦤四世矣桓子為陽虎所執而陪臣執

國政三桓之孫其微可知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能攻我之短諒能成我之信多聞能博我之識益也便辟納我於邪善柔惟我是從便辟導我以諛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者人之所喜也益者三樂於私情為逆損者三樂於私欲為順節禮樂則動欲中理必逆其自便之情道人之善則掩已所長必逆其自矜之情多賢友則相與切磋必逆其自是之情凡逆吾私情者皆益也驕樂也佚遊也宴樂也其趨之也如水之順下凡順吾私欲者皆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用力於謹言修辭之地致察於處人接物之際尚何愆之有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資血氣以有生而亦為血氣之所使君子知血氣之不常故立志以攝之窮理以勝之雖血氣有少壯衰老之異所以攝之勝之者不為其所奪是以終身

由於義理而血氣莫之能使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不畏天命則以人而滅天不畏大人則以下而陵上不畏聖人之言則以愚而自專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見善如不及有志于善也見不善如探湯未免于嘗試也夫厥疾不瘳則元氣未必固去惡不果則善心易以亡君子有志于善必力去不善以成之不然則

好善之心終為不善之所勝也齊景公聞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則深善之聞晏子惟禮可以為國之言則又善之見善如不及也知陳氏之僭不能已其僭知子荼之嬖不能忘其嬖見不善如探湯也景公悠悠于善惡之間是以死之日雖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夷齊之隱居至于舍國而逃所以遂求仁之志也其行義也至于叩馬而諫所以達萬世之道也二人果于自信勇于力行是以餓死首陽民到

于今稱之夫子于景公葢見其人矣於夷齊則不見其人也因其有是語而證之以其人故以其斯之謂與結之程氏易解謂古之言未與不字同如勸齊伐燕有語曰未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記禮者之言必夫子亦嘗稱之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歳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味此一節可識聖人之氣象見惡人而不避遇暴慢而不争必往拜以致其禮時其亡以權其宜對之之辭甚直而不傷待之之色甚和而不狎自非從容中道安能若此貨雖責夫子以不仕未嘗明言仕于貨也貨雖有不遜之心蓋已聞言而潛消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夫子警策諸弟子每每如此使子游轉徙於聖人之言非自得之學也前言非戲也託戲以實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執季桓子以叛其私執之耶抑為魯執之耶是未可知也其召夫子也欲挾之以為亂耶欲用之以尊魯耶亦未可知也名之欲往不遽絶之也欲往而不往觀其所處也東周非叛臣所能為也以吾心之精微難以語人姑以平日所存之心語之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問仁而告以求諸内可也今告以能行五者之于天下無乃求之於外與蓋子張務外者也因其務外也而以能行五者告之若曰行于外者皆本于中其中歉焉而求之于天下未見其可也欲不侮必本于恭欲得衆必本于寛欲任人必本于信欲有功必本于

敏欲使人必本於惠張也欲務外乎求諸外而未能不悔未能得衆未能人任未能有功而使人則在我者必有所不足也張也以是求之則心不外馳斯可以言仁所以深救其務外之失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其偽也荏其真也內欺諸身外欺諸人穿窬之類也

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亷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知天之無言則知聖人之不必有言天雖無言觀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斯可以知天聖人雖不言觀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斯可以知聖人求之於言知之末也求之於不言知之深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理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

棄物也其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謝氏曰博奕之害止於博奕而已若放僻邪侈皆生於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曰字當在乎字之下賜雖方人亦非敢從事於徼訐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

古今論者皆謂微子知紂之將亡去而歸周以存宗祀箕子諫紂不聽被髪佯狂而為奴其説害理之甚夫二子之於商以分言之則君臣也以親言之則庶兄諸父也紂猶在位微子乃抱祭器以歸于周是率天下以叛其君也箕子佯狂以為奴是愛一死以忘其君也誠如是夫子安得以為仁人乎蓋微箕皆國名子其爵也古者雖有封國皆入仕於朝故微子入

為卿士箕子入為太師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去之
者舍卿士之位去而之國也武王既克商微子乃持
微國之祭器以告武王存商之祀武王遂釋微子而
復其位謂其先歸周者妄也武成曰釋箕子之囚封
比干之墓是武王滅商之時箕子尚為紂所囚故武
王未及下車而釋之謂其佯狂者亦妄也太史公於
商本紀載商之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
於是率諸侯伐紂其説既非矣至微子世家載太師

少師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則是二書自相抵牾何以取信所可信者夫子之言可以理推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安於士師甘於三黜夫子未嘗非之孟子何以謂之不恭也無柳下惠之志而為柳下惠之事其弊至於不恭故君子不由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當時列國之君無如齊景公可與為善欲以季孟之閒待孔子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何以不為孔子留也魯之于季氏授之以政舉其國而聽焉孟氏雖俱為三桓於政無預也考之左氏世家其事可見景公待孔子謂不能如季氏欲處以季孟之閒者非特爵秩然也謂不專授以政也其言與色皆可辟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徳之衰往者不可諌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丑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篇具載出處之大致盡之上九不事王侯夫子
繫之以志可則也楚狂接輿之徒其志爲可取質之
以聖人之時中則非也雖然必如夫子之不磷不緇
則可若楚狂接輿烏能爲夫子之所爲乎夫子欲立
君臣之大義不得不辨明其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必夫子亦嘗稱之不可考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亦嘗執之而心不廣大亦嘗信之而志不純一以為有耶而無充實之美以為亡耶而有執之信之之心是謂一出一入若存若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由子夏之言其失必隘由子張之言其失必蕩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知其所亡進而不息也不忘其所能得而不失也雖進矣而或忘之非著乎心也雖不忘而或弗進非日日新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之博能自反以篤志問之切能自反以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之為言不期於至而必至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若馬之有閑惟有閑然後可以出入無閑而出入無忌憚之人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游所謂末者洒掃應對進退之儀也所謂本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理也子游之教求其速成裂本末而二之子夏之教必以其漸舉本末而一之子夏之言近道子游失之遠矣夫君子之道當知孰先而必傳孰後而必倦洒掃應對進退小子之所必傳也

既成人而教之彼必倦矣雖然教之以末而其本實具焉此則存乎其人久而自得之也若曰不教以末而直以其本者告之此誣也無是理也譬諸草木其始也栽培灌漑之而已非可一旦求其敷華成實聳幹凌霄也草木之生猶當如是區別孰謂教人而不然也至於始終具舉本末一貫乃聖人之事必責天下學者皆為聖人之事可乎此子游之失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二者非相離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即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文不備不足以害禮之本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狂而進取故為難能不出於誠去仁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子言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此五人者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夫獻子於臣之賢則友之而為之臣者亦不以獻子為家而忘之則莊子不改父之臣可謂難矣獻子之政不可考觀作三軍而獻子止取其半政之善亦可知矣守父之善政用父之賢臣其為孝也豈

他人之所謂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曽子曽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之刑民罪在民也後之刑民罪不在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方人夫子誨之以我則不暇以終身可行為問又告之以其恕乎子貢服膺斯言至晩年盡化其氣

質矣不善莫如紂而子貢猶恕之回視前日方人之心蓋已洗滌無餘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一也惟曰文武舉其近者言之

爾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有所建立則必立有所引道則必行有所撫綏則必來有所動化則必和堯舜巍巍蕩蕩至於有成功有文章黎民於變者其道若此子貢晚年進德蓋極於

高遠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諸夫子故歷叙數聖人之言

以見其一出於正大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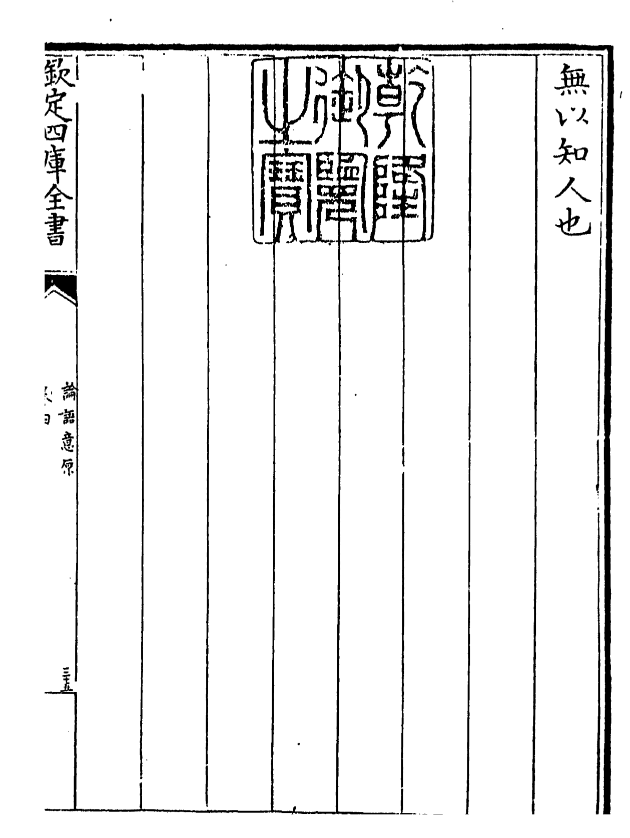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恵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恵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恵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猶之與人也疑其文有闕誤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



論語意原卷四